

陈若曦小说选



广播出版社

CHENRUOXI XIAOSHUOXUAN

陈若曦小说选

周 青 编

广 播 出 版 社

陈若曦小说选
周 青 编

•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4 印张 75(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0册

· 号：10236·016 定价：0.35元

编者的话

——谈谈陈若曦的几篇小说

陈若曦是一位文才横溢，性格刚强、豪爽的著名台湾旅美女作家。

她一九三八年生于台湾台北中和庄，本名陈秀美。祖父、父亲都是木匠。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大学时，就开始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后来和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同学创办《现代文学》，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些颇有分量的短篇小说。一九六二年秋天赴美深造，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一九六六年秋天，她偕同丈夫段世尧取道欧洲回国，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不久，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执教英文。一九七三年离开祖国，经香港到加拿大定居。现住美国加州，任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出去以后，她写了一系列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如《尹县长》、《任秀兰》、《耿尔在北京》、《值夜》、《查户口》、《晶晶的生日》、《大青鱼》等，引起了一些轰动。

二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台湾高雄事件发生后，她为营救被捕的台湾著名乡土文学作家王拓、杨青矗，代表二、三十位台湾旅美的名作家、名学者赴台，将呼吁书亲自交给蒋经国。一九八二年三月中旬，应《台湾时报》董事长吴基福邀请，第三次赴台，并借机去桃园龟山监狱探望王拓、杨青矗二位。她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及台湾、大陆和平统一。

近年来又出版了《陈若曦自选集》、《生活随笔集》及《城里城外》、《老人》、《归》等小说集。作品被译成数国文字，饮誉国际，颇负盛名。

三

这个集子中的五篇作品是从《陈若曦自选集》、《城里城外》集里选出、编辑成的。

《最后夜戏》描写台湾歌仔戏班的主要旦角金喜仔受老板剥削，受流氓欺骗，而以吸毒来暂时缓解演出的疲劳和麻痹精神上无法遣除的煎熬痛苦。可她想不到通过乳汁又毒害了孩子阿宝，最后她在挣扎中醒悟，发奋起来，重新做人。陈若曦内心燃烧着同情弱者的炽烈火焰，以写实主义的细腻笔法，刻画了金喜仔这个可怜的台湾歌仔戏艺人的悲惨遭遇，读来令人感动、揪心。小说一开头就紧紧地把人吸住：

“一阵急骤的擂鼓，之后，铜锣孤单地呼响。金喜仔跨上前台……应和着缓而慢的锣声向前迈步，一步踩一声‘铛’，……便转身，低头，进门，走两步到桌案前，从案旁拉过一把椅

子，坐下。‘啊——’一声，锣声哑去，金喜仔沙哑的嗓子开始干燥的播出：‘奴家——雪梅……’”

逼真的描绘，仿佛从作品中听到锣鼓声，看到金喜仔一举手一投足的艳美身段。

《燃烧的夜晚》是叙述一位年轻丈夫在妻子因公赴日一月之间，与其妾的同学发生触犯道德的暧昧关系被发现后，遭到妻子既爱又恨的难堪冷遇，日夜，感情起伏，于是羞愧、寂寞、孤单、痛苦袭击着他，迫使他终于反省、忏悔、向妻求饶的过程。作者心理描写的技法之妙，把主人公一步一步带进一种难于抑止的、悔恨的心灵世界，使心灵之像呈现出浮雕和透视相结合的立体感，净化心灵，让其夫妻之间纯真、透明的爱情之花重新绽放！

《收魂》是一篇反对迷信的作品，整篇弥漫着迷信的气氛，把道士和信徒刻画得活灵活现。

当道士取走“红包”，刚刚跨门出去，阿生伯就从医院骑车回来：“阿生伯慢吞吞地摆稳车子，缓缓地转过身来。女儿站在他面前，急切地瞪视他的脸。阿生伯抚着她的肩，望了其他人一眼，垂下眼低声说：‘紧急开刀……突然停止呼吸……在手术台上……’”

“父亲走过来，微笑着：‘道士说了，贵人出现东方，午夜便可安然无恙。进来吧，生伯，我已经替他收过魂了。’”

家里收魂进入高潮之时，正是孩子死在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读到这里，读者对迷信会突然产生厌恶和唾弃。这是陈若曦运用巧妙对比的艺术效果，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大青鱼》揭露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凋敝、物资

DA8 78/04

缺乏、人民生活困苦，而“四人帮”却在招待外宾的工作上弄虚作假，制造繁荣假象的骗局。

故事讲的是一个不知情的老工人，为给病后的老伴增加营养，高高兴兴地到同仁街菜市场买了一条大青鱼，当他那么喜悦地走出菜市场刚跨上自行车，就被尾随过来的干部截住：

“干部模样的人压低了嗓门，做出一副很有耐心的神色说：‘你立刻送回会计室，多少钱还照旧算还给你。’”

“‘什么？’”

“老头一听，嗓门立刻粗起来。

“‘不卖？那他妈的为什么不早说？这就要下锅了……’”

“干部一听老头子开口骂，顿时刷下脸来，抡起金鱼眼瞪着他。

“‘都卖光了，外宾来了，拿什么给人家看？’”

菜市场的干部，一言道破了“四人帮”不顾百姓死活、一味媚外的卑劣用心。再看看粉碎“四人帮”后，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的迅速好转，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市场一片繁荣景象，会更加热爱今日的生活。

《向着太平洋彼岸》是陈若曦近年的力作，它一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强烈关注。这篇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与她以往的作品有迥然不同之感。台湾的评论家张恒豪在《风雨中的鸽声》一文中，评论这篇作品说：

“小说具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紧扣住近年来台北与北京两地政治发展的环结，几乎把一些敏感的事件，如高雄事件、林家祖孙命案及文革后四人帮的倒阁、邓小平的四

化……都包括进去了。场景却选择海外中国人最多的地方——美国，以山外的观点来观看庐山。”

陈若曦以林以贞为主线，描写苏家的内外部人与事的多层面纠葛，呈现出在美华侨社会的缩影。林以贞是台湾台南人，苏家的二媳妇，生于日本统治时期，十一岁随父母赴日，后转北京求学，和苏德清结婚，生有二子，老大苏台，老二苏中。丈夫早时留英学医，有浓厚的民族意识，五十年代奔回祖国参加建设，文革中携眷寄居美国，客死异地。丈夫之兄苏德明与台经商，常为台湾当局的施政讲话。她的大哥林以伟参加台湾的市议员竞选，失败后又因言论“涉嫌叛乱”被关八年，出狱后病死。弟弟林以烈愤懑于台湾当局制造高雄事件，因而赴美参加“台湾建国联盟”，是一个被称为“固执得悲壮的台湾人”。林以贞一家最好的朋友，在“金门大学”教法律的山东人乔健光，业余担任德明进出口公司的法律顾问，七十年代初他回过祖国观光，是个离过婚的独身汉。

台湾自从美台断交，岛内出现高雄事件，人心更趋不稳，经济陷于低迷，犯罪到处可闻，政局动荡不安。当局为稳定局势，威胁、利诱，甚至继续煞费心机逮人。但是人民要求民主与法治的呼声此起彼伏，仍然不绝。而大陆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经济，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开放门户，引进先进技术，为祖国统一，提出和平建议。对作品反映的这些背景，张恒豪评道：

“可见的未来，两岸的中国人仍有相对峙和竞争的时日，这些黎明前漫长的企待，都将一个分裂的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阵痛期，为一个民主的、和平的、统一的、强大的新中国的

诞生而不得不承受更多的、更大的灾难。”

“前面所说的政治上多重价值观的相互对立、相互剑戟、相互激荡，正是陈若曦的用心之处，它使得小说对时代的观照、对史事的评估，由单纯而趋向复杂，由多元的分歧而浮显出统一的整合，这本是一篇伟大作品的必备条件之一。作者以极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她的小说舞台，冷静客观地呈显出这些林林总总、百家争鸣的异见，透过他们对高雄事件、林家祖孙命案及中共四化……的反映，强化了小说主题的广度和深度。”

这篇小说，陈若曦着重刻画主人公林以贞内心苦闷的各个过程，深入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林以贞自己，由于结婚生子均在北京，故不忘情于大陆的习俗，虽然客居异乡，老有寄人篱下之感。而她的下一代，象德明的女儿莉娜已完全洋化”，而自己的儿子苏台、苏中可预见的未来，则是“念工程，念农科，拿博士，受雇于大企业公司，成为第一代华侨。然后华洋通婚，产生不中不西的第二代。最后是失去认同感的第三代……”

也许我也是个台湾人的缘故吧，当我阅读到“她知道白云就是海面水气顺着山势上升凝成的，这青山白云的背后是汪洋一片的太平洋，在洋的彼岸就是自己的故乡和祖国，都是自己日夕怀念的土地”时，我哭了。我从娘胎落地就当殖民，在日本铁蹄下一直过着二十多年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处在这种境地是多么需要祖国啊！我发现以贞站在窗前眺望西边蒙塔那山山顶的白云，从而想念祖国的心情不正和我当年的心境息息相通的吗？！

“想到丈夫的爱乡爱国，而壮志未酬身先死，想到自己一身孑然于异国，以贞的眼眶逐渐潮湿温热了。”

“我究竟是随波逐流的浮萍？还是那宽阔无边的海岸，等候着迎接远洋的归帆？”

象这几段以贞内心的精采描绘，使我这个当过殖民奴隶的心猛烈颤动了。从这篇《向着太平洋彼岸》，可以看出陈若曦不仅有浓厚的台湾意识，并且有更浓厚的民族意识。

关于以贞和乔健光的关系，陈若曦写道：“乔健光对以贞怀有深情，但他长留异国，到头来精神备受煎熬，因此他决定在有生之年，要回大陆去教书，以响应四化运动。”

跟着乔健光的回归，以贞在欢送老乔时允诺尽快回来看他。“在归途上，德明问她何以做此决定？她说了一句‘我都会去的’。”她信心十足，和老乔握手后手还有点痛，“但那麻麻的感觉，传到心头却化做阵阵的温暖和希望。”

陈若曦这篇作品的最宝贵之处，即在于人民要求海峡两岸结束分裂时，她发扬了民族意识，坚守了民族情感，申明民族大义。以贞由于爱国，决定跟着乔健光之后回归大陆参加建设。在此，陈若曦把以贞和乔健光的爱情，结合于回归的更高的层面上，使人性的升华发出更加灿烂美丽的光辉。

对陈若曦作品中体现的这些思想内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论。一些好心肠的人说她“今天的陈女士无异是在那高空里打秋千的艺人，她看到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各种生态，如果只有一个秋千也罢，她又增加了另一个秋千。而在高空上心里藏着悲天悯人的感怀却要在两个秋千上维持极端的平

衡和冷静的客观性。”

为祖国的和平统一敢于在高空献艺，是需要有绝大的义勇和非凡的气魄的，否则陈若曦也就不成其为陈若曦了。她的作品，当然也得到台湾名评论家比较客观的评价：“陈若曦女士的文学成就跟她丰沛的创造能力、人道主义的关怀精神是台湾文学最丰硕的收获，特别是她不畏权势讲出真话的勇气，令人敬佩而感动。”所以，莫怪那个被尊为台湾文学评论“泰斗”的叶石涛先生，也对她的这种精神由衷地表示“脱帽致敬”哩！

陈若曦在大学时期就显露她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才能，近作更趋写实，已近化境。她的作品总的特点是：比较冷静、客观，结构紧凑；感情真挚、情节自然、动人；文章清丽、秀越，朴素无华。在作品中，作者不愿自己跳出来议论一通，而是借人物和事件的纠葛、发展来表露深涵的内在思想；她的艺术技巧相当成熟，作品已经树立了自己固有的独特风格。虽然，作品还有不足之处，也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这里就不提它了，留待今后有机会再予论述。

祝陈若曦的艺术成就与日俱增；祝她攀上又一个新的艺术高峰！

一九八三年二月

目 录

1	最后夜戏
11	燃烧的夜
22	收 魂
33	大青鱼
44	向着太平洋彼岸

最后夜戏

一阵急骤的擂鼓，之后，铜锣孤单地呼响。金喜仔跨上前台，优雅地举起双手分别在两颊一碰，下颌一比，然后袖拢了手，应和着缓而促的锣声向前迈步，一步踩一声“铛”，向台前中央，含混地念了一声对联，便转身，低头，进门，走两步到桌案前，从案旁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啊——”一声，锣声哑去，金喜仔沙哑的嗓子开始干燥的播出：“奴家——雪梅……”

她麻木地念着台词，一面浑浑噩噩地瞧着戏目板上贴着的大红纸条。最后一夜戏，“大宋英烈传”好不容易做完了，为了招徕观众，加演“雪梅思君”。那四个疏疏朗朗的墨笔字在她眼前飞舞，令她有点昏旋。她觉得嘴唇干裂，舌头粘答答的，一句句台词都象在石磨子下压挤出来似的，艰涩又稀松。只要喝口糖水，她心底开始呻吟。望着前方，迷迷糊糊地，在一堆黄黄黑黑的人头上，她瞧见一杯糖水，透明的玻璃杯，盛着淡黄光亮的糖水。贪婪地，她瞪着它。玻璃杯开始膨胀，它上下左右地伸展，伸展；糖水逐渐晃动，晃动，

接着象波浪般汹涌泛滥，终至把戏院的屋顶，墙壁，人头全吞淹了去……

梆子突然敲响，三弦琴开始呜咽；她微微吃了一惊，下意识站起身来，向台前移步，同时张口唱起来：

雪梅自叹命薄——思念夫君——泪双垂——

她在台前唱着，无聊地，眼睛打量着观众：三十排的木板椅子只坐了一半，多半是老人和小孩；老太婆摇着纸扇，斜睨着眼睛；男人们喷着纸烟，大口地吞汽水；孩子们在后头奔跑，打架。卖冰棒的小孩低声吆喝着，一只眼搜索顾客，另一眼盯着台上的她。后台传来拆卸重物，搬移箱柜的声响，迟重的，不耐烦的拖拉声。

她觉得既疲倦又失望。来芦州乡三次了，虽每下愈况，但总没象这次这样恶劣。还记得第一次来时是十八岁，那已是十年前的事了，戏票老早抢购一空，还卖了成百张的“站票”，赏银的红纸条，一直贴到大门口，多少男女迷着她，每晚等在后台门口……四年前来时，附近盖了一家电影院，正放映一部美国片，女人不穿上衣，露出大腿，和男人亲嘴。但这戏院里总还坐满人，散了戏，客人在回家的路上还议论着金喜仔的唱工，做工。

歌仔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台上台下，大家都知道。

她恍惚看到一个胖胖的妇人单独坐在墙角里，模样儿真象荷花。灯光太暗，隔得又远，她看不清楚。她觉得纳闷，荷花该是明日才会来的，前几天托人捎信来，预备抱走阿宝。要不要让她扑个空……象上次一样？她实在舍不得阿宝。那不会是荷花吧？她又偷望一眼。哎，她想，自己一定

眼花。

现在，她觉得四肢无力，浑身开始软绵绵起来，只想蹲下来或躺在地上，捉住一样什么东西，捏得紧紧的，咬它一口。她感到胃开始收缩，翻腾；眼睛越来越迷离；脚微微颤抖，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让他们暂时不脱离地面。她想蹲下来，躺下来，抓牢一样东西。

梆子开始催紧，弦琴奏得又快又急，调门转高了。她用力吸一口气，扯直喉咙，张大了嘴，没有声音。嗓门干枯了，一滴声音也流不出来。她唱不上去。弦琴独个儿奏着，梆子孤单地敲着。台下的人晃动起来，嗡嗡的声音此起彼落。有人尖声怪叫起来；一根香烟屁股落在金喜仔的脚边；男人恶声恶气地哄笑着。

她站在台前，遮盖在长袖里的手捏得紧紧的，长指甲深深掐进肉里；脸上的毛孔一下子全涨大，热汗直往外冒出。琴师和梆子手都瞪着她，敲得更响，拉得更急。

就在这一刹那，她把胸一挺，牙根一咬，全身的血液似乎全鼓涨起来，脚颤抖着，象台风中的树干。她张开嘴，榨尽全身力气，从喉咙底下硬往外迫出一句唱词“啊——”。观众的嗡嗡声骤然低落下去，个个向戏台拉长了脖子，微张了嘴，颇感意料之外似地拿眼瞧她。

她觉得喉头是一片久旱的土地，正起着龟裂，渗出一滴滴的血，一滴滴，随着她的唱词，往外流滴。胃壁象鼓风机一般，可怕地伸缩着，四肢象多风里的柳枝一般瑟缩。

她感到全身发冷，站不稳，马上就要倒下来。拚了命似地，她同自己挣扎，心里声嘶力竭地喊着：“唱下去！”一个

小孩子从后台出来，端了一杯糖水给她。高举起左袖掩了脸，她用手接了杯子，凑上嘴唇，一口灌下，还贪婪地用舌尖黏了一下杯口。嘴角湿湿地，她也无暇抹干，便紧和着弦琴唱下去。

糖水暂时使她恢复了一点力气和神智。她看见丫环上场。她听到后台有小孩的哭声。那任性的哭声是阿宝的，她知道，他等着吃奶。她突然记起那算命先生。前个月在杨梅，算命的告诉她：这孩子天生的“过继”命，不送给别人恐怕养不大……

“我不信！”她摇摇头。摇到一半，忽然想起自己正在唱戏。一边熟练地念台词，她一边扫视一下观众。墙角那个女人正在打瞌睡，那倒象荷花，荷花是天塌了也无动于衷的……阿宝的哭闹声越来越大，她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眼泪，鼻涕似乎全要涌出来，不戳一针绝对支持不了……

四十支烛光的电灯当中悬在后台，昏黄的光落在不规则堆放着的衣箱、戏服、面具、桌椅上，造成一块块凹凸不平的黑影。金喜仔揭开布幕，踉跄地撞进来。灯光和黑影在她眼前交织飞舞，同事扮好的脸谱在眼前闪烁，扭曲，扩张。一下子，金喜仔的世界成了一片幻影，她摸索到墙角的小桌，扶着椅子坐下来，拉开抽屉，极力睁大了眼睛找寻针筒。

“哇……哇……”阿宝肆虐的哭喊直灌向她耳鼓，刺穿她的心。有人在附近拆布景，槌子不规则地敲着。她看不见人。她看不进附近任何东西；她的世界里只闪烁着注射针。顾不得这一切，她匆匆套上针头，插入一只小瓶。左手向上一举，长袖子滑下来，她昂起头，针定定的瞧着左手臂，右手

急速地把针管刺进肉里。

她闭一下眼，睁开来，眼前一切开始明朗起来。她看到乱糟糟的打开来的箱子，墙上象尸体一般罗列着的戏服。她嗅到那熟悉的霉烂味，汗水夹杂着“乐园”牌的辣味，和着铅粉、油脂的腻味，形成一股粘鼻的，潮湿的气味，悬凝在空中，无所不在。后台逐渐光亮起来，一切道具都抹上一层金光。她身旁的桌椅全改换了形状，一下子变得富丽堂皇。桌旁挂的一丛员外胡子开始颤动，向她微笑。她觉得自己轻飘飘起来，柔和得象一块冰糖投进热水，火速地软化，融解。一种被男人拥抱在怀里的温暖浸透全身，她觉得无比满足，满足得想不起任何事。

突然，一声凄厉暴虐的哭叫在空中爆炸，碎裂的声音射穿她的耳膜，直敲向她脑膜。她受了一震，一眨眼后，她看见阿宝，还有老何婶。

阿宝在何婶的怀里哭喊，两只小手撕扯着那老太婆的上衣，火柴棒的小腿一愣一愣地往上踢。鼻涕和眼泪泛滥在铅色的脸上，造成一片泥沼，淹没了小眼睛，小鼻尖。暗黑的嘴唇扭曲成漏斗状，唇皮波动着。他声嘶力竭地哭喊，把一张脸化成一只剥了壳的臭皮蛋。老何婶闭着眼睛，吃力地抱着他摇晃，嘴里模糊地念着什么哄他。突然一个支持不住，孩子从她怀里滚出来，跌到地板上，浑身抽搐，颤抖，瘫成一团，象一只刺蝟。

金喜仔急急走过去。随着孩子四肢的抽搐，她的心开始往下沉。让荷花抱去吧！她觉得厌倦起来。老何婶把孩子一把拧起来；孩子蜷在她手上瑟缩哭泣。化妆师跑过来为金喜仔